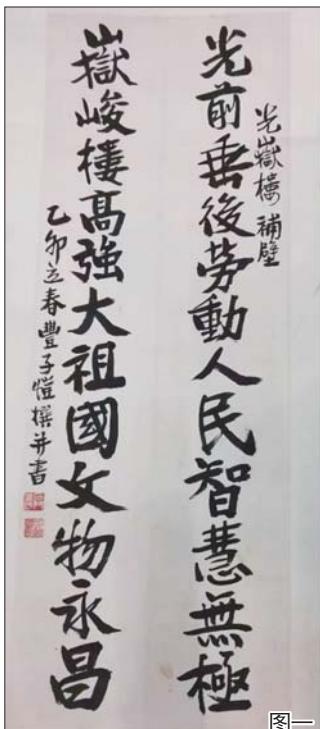


# 光岳楼上翰墨香

## ——听魏聊先生讲述聊城光岳楼的匾额和楹联



图一



图二

□刘文涛

光岳楼是聊城最著名的古建之一，也是聊城的地标建筑。楼名“取其近鲁有光于岱岳”之意，创建于明洪武七年，迄今已六百四十多年了。

近年来，我每年都有几个月在聊城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地点都离聊城老城不远，闲暇时我爱去光岳楼转转。我对古建一窍不通，但对悬于楼上各层的匾额、楹联很感兴趣，这些匾额的书丹人都是耳熟能详的大家，他们是如何与光岳楼结缘的？

光岳楼管理处原主任魏聊先生，守望光岳楼四十余年，对光岳楼上的砖瓦榫卯、前世今生都熟稔至极。在一次见面时我把我的疑问告诉他，他嘴一抿，说道：“改天我和你好好拉拉。”不久后的一次登门拜访，我获益良深。下面所有的见闻和故事，几乎都来自他的讲述。

先说郭老题写的“光岳楼”匾（图二）。说此匾额，就不能不提李士钊先生。李先生是聊城城里人，上世纪三十年代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抗战后参与《抗战日报》创办工作。1945年为中国赴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翻译《联合国歌》。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担任陶行知先生创办的上海武训学校校长，他曾邀请郭老为该校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因批判其参与编写的《武训传》而受到冲击。1957年因受到大批判离开文化部，回到山东任山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1967年被“遣返”老家聊城，后在地方印刷厂做校字员。1974年是光岳楼建成600周年，李先生萌生请郭沫若先生为光岳楼题匾额的想法。囿于当时特殊环境，他无法进京，就写信给茅盾先生代为转达。郭老知晓后，很快写好并寄到聊城。同样的内容郭老写了两幅，一为繁体字，一为简体字，后选取繁体字幅放大刻制了匾额，悬于光岳楼上至今。郭老题字原件现珍藏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档案馆。我还见过一张照片，是郭老题写的墨宝刻成匾额后，李先生与匾额的一张合影。李先生头戴“火车头”帽子，穿着宽松的棉衣棉裤，昂首挺胸站在高及肩膀的匾额前，嘴角微翘，双手攥拳，那种神态，在逆境中的乐观神态让人难忘。

还是1974年，李先生也邀请丰子恺为光岳楼题字，丰先生于1975年立春当日（那天正是南方的小年），为光岳楼撰并书写一对联：“光前垂后，劳动人民智慧无极；岳峻楼高，强大祖国文物永昌。”（图一）上款题“光岳楼补壁”，下款落“乙卯立春丰子恺撰并书”。这是一副很巧妙的藏头联，上下联首字恰是光岳楼的“光岳”二字。丰先生的字以魏碑为基，掺入行书、章草笔法，使生硬的铭石之法多了些许灵动，自成特色。丰先生是1975年9月15日在上海病逝，这副对联是在丰先生去世前7个月时所书，不能说是最后绝笔，也应是为数不多的最后书法作品之一，弥足珍贵。这副对联后来被放大刻成抱柱联，挂在光岳楼二楼乾隆行宫大门左右两侧，为古楼增辉无限。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丰先生除了为光岳楼撰写了这副对联外，还给过光岳

# 藏着故事一箩筐

□荣海生

大野泽是我国古代非常有名气的一个湖泊，已经消失多年，带走了很多秘密。那么，古代的大野泽在什么地方？是在什么时期怎样形成的？它又是怎么消失的？给人留下了哪些印记？

大野泽古址在今巨野县的北部，汉朝以前这里称为大野，以后就改为巨野了。

据神话传说，大野泽形成于大禹治水时期。巨野现在还有一处非常古老的遗址——凤凰台。传说是一只凤凰为帮大禹治水，曾降落在这里。

西周时，大野泽为肾脏形，东北—西南向，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大野泽与济水、濮水（古济水、濮水均为黄河的支流）相连接，保持了源头水源不断的流入。春秋时，在大野泽西南岸，建起了巨野城。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481年春天，鲁哀公西狩大野，叔孙氏的手下鉏商捕获了一麒麟，人们都不认识这是什么动物，认为是不祥之物，就把它交给了管理山泽的官员。孔子听说后把它要走了。孔子说：“莫智我夫”，“我道穷矣！”孔子很伤心，从此而绝笔。

秦朝时，始皇帝东巡，曾路过大野泽。位于巨野南部的金山秦王避暑洞，据说是当年秦始皇曾避暑休息过的地方。秦末，昌邑（今巨野大谢集）人彭越在大野泽以打鱼为掩护做强盗。汉高祖刘邦起义之初，曾受项梁之命进攻巨野县城。彭越据此造反，帮助刘邦打天下。后被刘邦封为梁王，建梁国。都城定陶。大野泽就属于当时梁国的领地。

公元前114年，梁王刘武去世，梁国被一分为五，在巨野昌邑设山阳国。梁王刘定无子嗣，国除。公元前97年，汉武帝封刘驥为昌邑王，刘驥死后，其子刘贺继承王位，后来作了27天的皇帝。在巨野金山至今还保留有当初为刘贺修建未完工的废冢。

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濮阳瓠子堤溃堤，洪水往东南涌入巨野泽，侵占淮河、泗水河道入海。汉武帝派兵堵塞溃堤，决口久久不能合拢。武帝的舅舅田蚡说：“江河之决皆天事，未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水灾延续24年之久。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东祀泰山归来，亲临决河，堵塞决口。感叹：“吾山平兮巨野溢”、“瑟桑浮兮淮泗满”。结果造成巨野泽湖面扩大，湖底抬高。

西汉平帝时，黄河再决口，水患之灾达六十多年。濮水和济水通往大野泽的河道随黄河泥沙淤积而消失。此时的大野泽也就是巨野泽，成为了黄河泛滥灌注泥沙的中心地带。大量的黄河水、泥沙输入，造成巨野泽湖面往东北推移扩大。东汉王景治理黄河后，黄河、汴渠分流，黄河有了固定水道可循流，大野泽水源渐趋淤涸。

巨野泽的逐步消亡，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历史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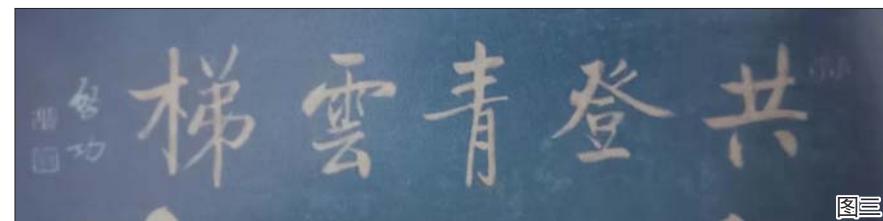
923年，朱温为阻止李克用大军进攻，在滑州掘堤用黄河水淹后唐军，破坏了黄河堤坝，汹涌的洪水再次流入巨野泽。

944年，黄河在滑州决口，浑浊的泥沙水浪冲进巨野泽，致使巨野泽继续往东北推移，在梁山附近形成了梁山泊。后周时，周太祖带兵攻打慕容彦超，过巨野泽入住巨野。巨野县令见太祖，说：巨野居于大野之中，山泽之畔，自古以来多盗贼，难于治理。周太祖于是就下令在巨野设置济州，驻军剿匪。在巨野县城古护城河畔，现有一通高五米多、重十余吨的屏盗碑，是为后周济州刺史任汉权歌功颂德的石碑，碑记以“文好、书佳、刻精”而被誉为“三绝碑”。后因黄河泛滥影响，济州迁到了济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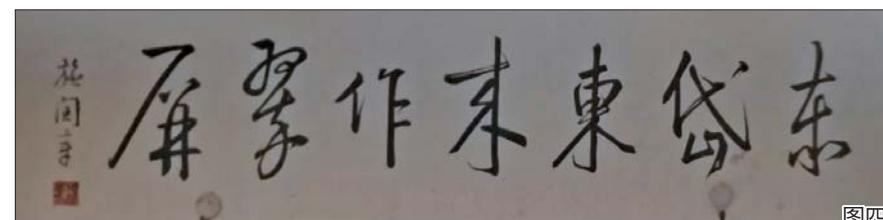
1019年六月，黄河又在滑州决口，水淹濮、曹、郓三州，曹、濮、郓三州的低洼之地及梁山泊注满了浑浊的河水，这是形成八百里梁山泊的一次重要决口。

北宋末年，巨野泽南部水干涸，成为平地，只剩巨野泽北部的部分水面和梁山泊了。元末明初，梁山泊也被泥沙淤平，所剩只有现在的东平湖了。

## 大野泽是怎么消失的



图三



图四

楼一幅画。画上远山苍黛朦胧，近崖壁立奇险，悬崖上一楼阁，悬崖下苍松几株，生于石隙。远山近崖间为一汪碧水，水上有人，舟中人与楼阁中人风物互观。画左上角题：“山明水秀，光岳楼补壁，子恺画。”下钤“石门丰氏”印。

启功先生题写的“共登青云梯”匾额（图三）悬于墩台上的敞轩内檐。登光岳楼，从方形墩台底部东侧进入逼仄的梯道，踏着青砖铺就的踏道，铆着一股劲向上攀，踏道的尽头就是墩台上的敞轩。就在为刚才因铆劲而仰天喘口大气时，一抬头就能看见启先生题写的匾额。应景应情应需，恰到好处。匾额上这个词最早出处应该是南朝的山水诗人谢灵运的《登石门最高顶》诗。诗中有“惜天同怀客，共登青云梯。”后来李白的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就是化用了谢灵运的这句诗。启先生题在这里一语双关，既表达了登梯上楼的现实，也表达了更上一层的追求与祈愿。这幅题字是1988年魏聊主任与当时聊城文博界的老前辈张竞放先生去北京托请吴九龙先生去启功先生处求取的。张先生大学毕业后先就职于山东省博物馆，后调回聊城。吴九龙先生北大考古系毕业后也曾就职于山东省博物馆。他们是前后同事。吴先生又是临沂银雀山汉简的发掘者、整理者、研究者，后调入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是简牍、文书及古代军事史研究的大家。而启功先生更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就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古代字画鉴定工作，吴先生研究简牍，又在国家文物局工作，与启先生相熟也很正常。启功先生不但题写了“共登青云梯”，还题写了“聊城博物馆”的牌匾。

再说平台东大门门楣上施润章题写的“泰岱东来作翠屏”匾额（图四）。原来并没有这块匾，但事情的发生、存在就是有这么多巧合。施润章是清代前期著名的文学家，主持东南诗坛数十年。顺治十三年任山东学政，两年后，淄川人蒲松龄以县、府、道试第一，补博士子弟员，受教于施润章，也就是说，施润章是蒲松龄的老师。顺治十八年施氏又调任江西布政司参议，再之后蒲氏虽在考场上屡试不

中，却因一部《聊斋志异》，名垂千古。《聊斋》里的名篇《胭脂》，讲的就是发生在东昌府的故事。错综复杂的案件，头绪错杂又离奇曲折。蒲氏在故事中安排最后抽丝剥茧理出完整证据链的明公正是自己的恩师施润章。胭脂之案或许确有一二的真实性，反正后来传成东昌女子胭脂常于光岳楼旁的东昌湖畔梳妆，东昌湖又叫了胭脂湖。到了康熙六年九月，蒲松龄书中描绘的力破奇案的施润章来到了聊城，并在光岳楼上夜饮，还留下了一首诗：“危楼千载瞰沧溟，泰岱东来作翠屏。拂槛寒星晴历历，侵衣银汉昼泠泠。地连朔雪孤城白，天人齐燕烟一带青。尊酒未酣人欲散，西风黄鹄度空冥。”最后还书丹上石并刻成了碑。康熙六年施氏来登光岳楼时，蒲氏应不知，此时蒲氏写的《聊斋志异》也尚未完成。但后来，发生在光岳楼下的奇案在蒲氏笔下诞生，小说中审理侦破此案的主角却真实地登上过光岳楼，还写了诗，刻成碑，碑还在。这些巧合、离奇，一座光岳楼把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串联了起来，真事离奇得像故事，故事也有了真实的痕迹，我觉得这比《聊斋》里的故事还精彩。施氏诗中的“泰岱东来作翠屏”，我觉得是光岳楼现存诗篇中最磅礴大气的一句。光岳之名初意是有光于岱岳，而施氏借酒劲诗意一出，就成了岱宗泰山仅仅是光岳楼东边的一道翠绿色天然屏风了。后来的有心人把这一诗句从诗碑中摘出来刻成匾额，挂在东门门楣上，正对着岱宗泰山，实在是高。

一座光岳楼，已历经六百多年风雨沧桑，他最初的军事瞭望功能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剩下的是他阅尽世间波诡云谲后的积淀与厚重。而这一块块匾额和楹联上的文字和内容，就如同是解读这座厚重楼阁的一枚枚钥匙。因为每一幅文字的背后都蕴含着一个曲折又动人的故事，光岳楼上，历史悠长，翰墨飘香。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马纯潇 组版：刘燕